

# 〈佇普悠瑪列車內面〉

Tī Phóo-iu-má Liát-tshia Lāi-bīn

若久久矣才坐一擺火車，窗外 ê 光景確實予人毋甘瞞目歇睏。抑這馬 ê 我，逐禮拜愛赴兩改車幫，上北 ê 時間不止早，落南是佇 khang-khuè 趕煞了後，窗外無閒 tshih-tshah ê 行車飛鳥、恬靜 ê 懸樓田園，我想欲欣賞，mā 無心通注神。

佇頭殼猶未清醒，或則是規身軀 ê 氣力盡失 ê 狀況之下赴車，的確坐落椅 tsū 就死死昏昏去。毋過，聽講是鐵枝路 ê 設計有 tīng-tānn，致使懸速 ê 普悠瑪列車 hián 甲不止厲害。所以坐椅閣較四序，我也是精神 kap 四肢攏無法度放軟放 līng。無通佇車內好好 á 歌，抑講欲 bóng 做啥物檣頭，見若冊提起來就頭殼 gōng-tshia-tshia，羗神規路，tann 坐到位，肩胛 kap 腰脊骨 mā 酸疼了了矣。你 kiám-tshái 會講，那會欲按呢 tsò-tsuē（自虐）無愛坐高鐵？這也是「單身赴任<sup>1</sup>」ê 現實，毋若月給愛提來納厝稅 kap 車資，著閣飼囝兼有孝序大，無儉袂用得。總--是，佇這款時代，拄卒業無外久會當引著袂 bái ê 頭路，抑閣有臺鐵 ê 「特急」列車普悠瑪 thang 坐，真正是大恩賜矣。

一逝路三點鐘，想起來目一睨，坐 ê 時 suah 也感覺長 lò-lò。抑對我這個 liām-mī 行入中年卻是拄出社會 ê 人來講，我真甘願 kā 當做是難得 ê 「眠夢」接繼。

## 青春夢

講起來，是 pīng 普悠瑪 ê 冷氣傷強 ê 福氣。溫度攏調到 23 抑 24，這款就算加 tháh 一領薄衫，mā 坐甲不時會 ka-líng-sún ê 寒，真適合提來數念少年時代。

1 單身赴任：日語借詞（たんしんふにん）；tuann-sin hù-jīm，翁某其中一个愛離開家族，孤身去到較遠ê所在食頭路。

考 tiâu 大學 ê 第一冬，猶 kap 五專時代全款 gâu 坦坦、愛展風神、毋驚落氣，為著舞系學會 ê 活動不時跳課，閣也捌數想做藝人去參加電視台 ê 助理主持人面試。青春無需要反悔，總--是，我會記 1999 年 ê 後半冬才頭一擺致覺著，青春，原來也有別條路 thang 行。二十冬後 ê 我，倚佇教室 ê 台頂，為著兩點鐘 mài 有 lāng 縫，不時愛講甲喙角全波，欲講是電視主持人 ê 實現 mā 略仔準會過。無仝 ê 是，看著遮个學生，看著 in 佇 hiah 少年 ê 時就會當選擇家己意向 ê 學習環境來 sng in ê 青春，我不止欣羨。

雖然我是「插大」，也 kap 台跤濟濟學生仝款，考 tiâu 離故鄉真遠 ê 大學。彼冬，我去到兩片大樹排甲齊齊、直直落去就是教堂 ê 中部學校。行佇校園內，三不五時感覺有一線光透過 òm-òm 枝葉欲 òng 入我 ê 性命。我定定險仔袂赴上課，跛步踏緊緊，彼線光，常在予我 lap 佇鞋底，無幾步就 ka-láuh 佇路裡。有幾落擺我想欲 kā 彼線光拏起來，總--是欲閣翻頭轉去揣，伊 suah 若像已經閣變做別項物矣。

彼線光，後來是一 tīng 熱度。

一个查甫囡仔來牽--我，手拂厚厚，燒燒，親像熱人坐佇膨椅頂，誠四序，毋過坐無目睨仔就感覺淡薄仔 ak-tsak。我彼陣也有懷疑，直直 kā sak-- 開。查甫囡仔 ê 喙舌振動袂煞，親像伊 ê 性命隨時會滅無去，伊喙內吐出規綴規綴我袂赴消化 ê 字角，看起來散 phún-phún ê 字角，斟酌看 suah 敢若一尾海翁 ê 形，伊用熱情閣猛掠 ê 屈勢灌入我 ê 目矚。一寡佇較外圍 ê 字角若咧跳舞，刁故意跳離集體來 kā 我創治，對我頭殼頂 khok 一下、khok 兩下，隨時就閣插轉去彼个排袂齊 ê 隊伍。

彼陣，我猶毋知家己活佇啥物時代。

總--是繼來，遐个字角 kap 查甫囡仔 ê 聲音，猶是 hiah-nī 綿爛用濟濟無仝款 ê 方式欲 kā 我叫精神。

閣會記佇一个風颳天 ê 下晡，我 oo-tóo-bái 騎到學校才知影停課。欲騎轉去宿舍 ê 路中央，遐个我直直欲 kā pué 走 ê 字角 suah 牽做一條電火線，對天頂 sut 落來。我規个人跋甲大空細裂，血對身軀幾落 ê 所在 khok-khok 流出來，胸坎、手骨 kap 跤頭窩攏是 tshenn-ling-ling ê 赤色，頭殼額 ê 擦傷一時仔就烏 tòò 紅。

到 tann，猶有真顯明 ê khî tiâu 佇我 ê 跤步。

比我 ê 頭殼閣較倚近土跤 ê 彼條 khî，袂輸欲 kā 我恥笑規世人，講我捌自卑佇

去講過去家己 hiah-nī 熟悉 ê 話語；也閣親像隨時咧 kā 我提醒，到底這馬跤是踏佇佗位。

著，mā 是彼段時間，我開始一款有意識 ê 改喙儀式。過去所讀 ê 彼寡人咧講 ê 「經典」，若像焦去 ê 血跡 kap 堅㗎，猶 tiâu 甲我規身軀。透過改喙儀式，我縮做一個幼嬰仔，對初級 ê 發音 kap 㗎仔冊重頭認捌啥物叫做「唐山過臺灣」。我用想欲閣 sng 一遍青春 hiah 大 ê 氣力，來發出遐个我家己強欲生份去 ê 古早語音，用 in 來 kā 幾頁無色 ê 畫冊染烏、染紅；按呢，才逼遐个血跡 kap 堅㗎 tuáh-tauh 退色。

了後，彼線予我 ka-lauh 佇路裡 ê 光，才漸漸顯明。

就親像落南 ê 普悠瑪，已經閣 nng 過兩個磅空矣。

光 phiāng-phiāng ê 列車內，幾落擺 ê 往復，耳空內攏不時響起大學時代無意中讀著 ê 字句 kap 節奏，「咱若疼祖先，請你毋通嫌臺灣，土地雖然有較狹，阿爸的汗，阿母的血，沃落鄉土滿四界……」。啊，了後 ê 我，袂輸失戀去帶著相思病全款，家己無暝無日去祛遐个記錄土地空喙 ê 字角，去祛遐个用鄉土 ê 血汗沃甲澹 lih-lok ê 情批。

確實，無論是本系抑是外系，甚至是外國學生，台跤遐个減我欲二十歲 ê 少年人，已經無法度了解彼个臺灣予人嫌甲無一塊好 ê 過去，無法度體會為著堅持做一個美好 ê 夢著愛隨時有了絕 ê 覺悟是啥款 ê 心情。In 袂輸發見新世界全款，目矚展甲大大蕊，抑你也會使感覺著 in 心內有寡啥物咧從來從去，衝擊不止大。

就親像往過 ê 我。

## 自由夢

Tann，我親像一個宣教師，kā 心內 ê 興奮<sup>2</sup>，透過喙內所發出、疊甲散 phún-phún ê 字角，向台跤 ê 學生傳道。

活二十外冬，才堅心欲行一條走揣 ê 路，傷慢，見笑。閣再講，走揣，也毋是會當 hiah-nī 順利 ê 代誌。

2 興奮：日語借詞（こうふん）；hing-hūn，激動。

因為傷慢準備，當然落第。我只好搬轉來故鄉嘉義，過一冬「浪人<sup>3</sup>」ê 生活。也是佇彼冬，我有機會真正掀開這塊土地猶 khàm 佇 gah-jeh<sup>4</sup> 下跤、猶 teh 發癢 ê 空喙；才知影做一個自由 ê 夢，愛付出 hiah-nī 大 ê 代價。

Tsiah-nī 近，坐佇經驗一甲子以前彼場屠殺 ê 老大人面頭前，聽 in 講起彼冬春天 ê 雨落袂停、爛糊糊 ê 死體扛袂了。袂輸是前現代才會發生 ê 代誌，我毋知 in kā 心事藏 tsiah 到底需要偌大 ê 勇氣。總 -- 是 in ê 眼神已經無閣驚惶，雖 bóng 聲音猶咧 tshuah，我那聽，耳空 mā 那綴咧空襲。彼是一場臺灣人永遠攏袂醒來 ê 眠夢，我竟然佇一甲子過去矣才行入彼个烏暗 ê 夢境 kap in 同悲。也是行入才知，kap 我全世代 ê 濟濟人，suah 若像猶暎佇夢外之夢，無 ti 無 tang。

一冬後，我考 tiâu 離故鄉愈遠 ê 研究所，風透甲比起瘖狂閤較瘖狂 ê 城市。Kiám-tshái 是風傷透 ê 緣故，我佇遐躊欲到 4 冬，猶是跼踏甲浮浮，不止疏遠。我家己 ê 智識體系差不多是佇彼段時間 táuh-tauh 起造起來，瘖狂 ê 風烈烈咧透，親像欲 kā 佇走揣 ê 中間所得著 ê 重生，拆食落腹。我不時愛出大力抵抗，抑抵抗，窮實是另外一個階段 ê 自我懷疑。

彼幾冬，我不時感覺餒志。

已經袂記彼當陣佇歇假落南 ê bah-suh 內面攏咧想啥，應該也捌佇心內大大呵咾濁水溪 ê 美麗才著。抑這馬，普悠瑪所經過 ê 欲倚黃昏時 ê 濁水溪面，光 iann-iann，比 liām-mī 欲落山 ê 日頭閤較擊目。我知影，全一條溪，已經有伊無全意義 ê 性命矣。

凡勢是頭一冬教冊，熱情猶溼佇滿腹 ê 關係，我真想欲 kā 所知 ê 攏吐吐出來。總 -- 是我家己大學 ê 時，tīng-khok-khok ê 智識 mā 吸收無啥路來，所以對大學生，我也毋敢講傷濟理論的（tik）ê 物件。

師者，傳道？我只是一直會 kā in 講起，這塊島嶼捌有濟濟人為著自由來殉道。1989 年彼葩綴 Nylon tòh 起來 ê 火，猶熱熱 tòh 佇 1990 年代去德國留學 ê 神學者身上。

3 浪人：日語借詞（ろうにん）；lōng-jin，古早是指流浪者，現代主要指無考 tiâu 學校、準備重考 ê 人。

4 gah-jeh：日語借詞（ガーゼ）；華語叫做「紗布」。

我予學生讀王貞文 ê 臺語小說〈自由時代〉。神學者毋若用小說延續彼个狂熱 ê 溫度，閣用親像母親彼款女性 ê 寬容，予毀滅了後 ê 重生得著實像。我那講，家己也若像閣再一改去予彼葩火 tshuh 著，規个心肝綴咧又閣一陣 ê 燒烙。定著學生也予我心內 ê 餘熱 hānn 著，in ê 眼神比學期初時閣較堅定。繼來，彼个堅定換做無全款 ê 力量，對我倒拍轉來。幾落擺換學生上臺，in 逐个親像初初提著專業牌照 ê 辯士，佇分析文本 ê 中間 ûn-ûn-á kā 臺灣史餹過、kā 作家講 ê 古變做家己 ê 體悟；袂輸過去 ê 亡靈來上童 (tsiunn-tâng)，hiah-nī 激動憤慨，hiah-nī 鼓勵人心。我那聽，毋知影家己目屎早就已經流袂煞。

自從大學時代開始彼个「改喙儀式」了後，心肝頭一直有一角寂寞，掠準永遠無 thang 得著補所。抑 in，二十冬後 ê in，會當佇台跤聽我講起彼个自由時代，會當佇台頂用流行歌見證成做這塊土地 ê 主人 ê 爽快。關 hiah 久 ê 孤單，竟然因為按呢得著 tháu 放。

坐佇普悠瑪列車內面，我心肝猶咧 tiuh。就親像這幫特急 ê 快車，欲號這款原住民部落 ê 名，也毋是自鐵枝路開通就有 ê 代誌。

濟濟擺 ê 往復，我捌連繼兩禮拜看著浮佇濁水溪面頂 ê 日頭，hiah-nī 清明。日頭光 kā 過去 kap 現在全時曝佇溪面，原來，歷史毋捌 kā 咱放捨，咱咧揣伊，伊也咧等咱。雖然自由 ê 路一直 hông tsáh 起來，已經有袂少人無借代價，就算流血也欲 kā 路裡 ê 草 phō phún 離。我綴 in ê 跛步走揣頂一个世代，也欲 tshuā 濟濟時代 ê 少年，做伙去走揣愈古早 ê 草埔。

## 戀愛夢

自由，實在也無 hiah-nī 神聖。

親像喘氣，親像食物 (tsiáh-mih)，親像愛情。

普悠瑪列車有影 oh 訂，我也算好運，訂十改上無九改訂有。總 -- 是，幾落擺會訂著桌型座位，位閣是 òng 向車尾 ê。愛 kap 毋捌 ê 人坐 sio 對面三點鐘，不止 gāi-giòh。準我無心注神，窗外 ê 景緻 mā 是直直對我頭前走過去。

就敢若播送袂煞 ê 歷史記錄片，用快轉 ê 方式一直浮現佇目矚前，毋過實在轉了傷緊，除起本來定格就較久抑是色彩較顯目 ê 以外，無一項真正 tiâu 佇記持。

確實，濟濟代誌就算閣 hông 提起，家己 mā 袂記矣。

不而過，十冬前留學 ê 選擇，真正是踏生火<sup>5</sup> ê 決定。

研究日本時代 ê 臺灣文學，去日本讀博士班當然是上大 ê 夢想。毋過，He 毋是我 ê 都合<sup>6</sup>。完成碩論了後，我就去這馬食頭路 ê 學校做研究助理 ê khang-khuè。彼陣，我 kap 翁婿猶行無外久，無蓋穩定無打緊，隨時欲 tshé mā 有可能，suah 也敢接受伊 ê 提議：做伙去日本，走揣。

我毋知 he 敢是人講愛情 ê 力量，毋過，為著完成彼个夢想，會當無顧一切去跋 (puáh, 賭)，he kiám-tshái 是愈大 ê 愛情。

伊欲走揣未來，抑我，是欲走揣過去。

自按呢，臺中、新竹、臺北，我直直向北片去。結果竟然 hānn 過臺灣頭、渡過彼遍 kap 東亞各國相連接 ê 東海，去到也捌統治過島嶼 ê 北國。有當時仔，我笑家己 uân-ná 是「漂浪之女」。

深入彼个「現實」，才愈知影彼个時代所經歷 ê 「Hiān」 kap 「sit」。現代性 kap 殖民性是 hiah-nī 共時 (kiōng-sī)；看起來衝突，卻是結合甲 hiah-nī bā, bā 甲臺灣人無法度喘氣，目矚 thinn 攏袂開。所有 ê 人繼續接受，繼續愈來愈無抵抗 ê 理由。

走揣 ê 意志會當愈堅定，也是對遮來 ê。

我開始 kap 愈強烈 ê 寂寞對抗 ê 走揣，kā 家己關起來。逐禮拜幾落日對學校宿舍坐／關入電車去到都心<sup>7</sup>，關佇國會圖書館，關佇某一个有久長歷史 ê 機構。無暝無日。有時關規工，才揣著一絲仔線索。一頁黃 phi-phi ê 雜誌內底，一逝根本無值得注目 ê 單字抑是話句，就予人歡喜甲飛欲上天。繼來，伊就閣引你去關幾落个無暝 kap 無日。

袂止 ê 循環。若毋是坐佇這個快速前進、毋過我著直直看對「後壁」 ê 普悠瑪列車內這個桌型座位，我實在也毋敢、也無愛閣去想著遐个早就無味無素去 ê 日子。

5 踏生火：tah tshenn-hué，孤注一擲、挺而走險。

6 都合：日語借詞 (つごう)；too-hap，時間等各種狀況 ê 總合情形。

7 都心：too-sim，東京都中心。

佇北國毋知坐外濟擺「特急」列車矣，一向攏是 hiah-nī 穩在；毋閣，島嶼 ê 普悠瑪猶咧 hián。

濟濟人欣羨阮 ê 留學生活，也有袂少朋友就按呢留佇北國食頭路、結婚生囝兼換國籍。抑我，佇遐躑欲八冬，博士論文寫了，就趕緊欲轉來臺灣。無特別 ê 原因，就親像彼个癡狂 ê 風烈烈咧透 ê 城市予我踏袂著地，就親像北國 ê 寒冷定定凍入到我 ê 骨髓。

倚佇臺頂，想著遐个寒，我猶會 ka-ling-sún，就若這馬坐佇普悠瑪列車內面。按呢，致使頭一冬教冊 ê 我，猶無法度 kā 帝國主義、殖民地這款根本我大學時代也霧霧渺渺 ê 概念講予清楚，講予 in 入心。

普悠瑪列車欲到站 ê 時，攏會予我想起欲離開北國轉來臺灣 ê 飛行機頂，頭殼內一直咧唱這條「港邊惜別」。聽講是作詞者吳成家伊家己 ê 故事，因為序大無允准，只好雄心捨捨佇日本熟似、閣為伊生一个囡仔 ê 初戀。

戀愛夢，予人來拆破  
送君離別啊，港風對面寒  
真情真愛，爸毋無開化  
毋知少年啊，熱情的心肝……

抑窮其實，我毋是啥物宣教師，也袂曉傳啥物道。只是一直咧 kā in 講古 niâ，講家己 ê 戀愛古。講一个 tann 已經 liām-mī 中年 ê 查某人，按怎佇伊猶是查某囡仔 ê 時代無張無持行入走揣 ê 路途、按怎下心血去走揣，按怎因為讀著濟濟血 sai-sai ê 歷史來 peh 腹、來心凝；繼來伊愛甲堅定，愛甲 mā 親像喘氣 hiah-nī 自然，愛甲已經 mā 毋免講愛 ê 戀愛過程。

佇普悠瑪列車內面，我不時閣看著 in，不時閣看著往過 ê 家己。

短短 ê 三點鐘，交纏欲二十冬 ê 情感。車廂內有土地 ê 聲音環來羗去。無全世代、超過百年 ê 迴聲，繼續咧補我猶行佇走揣 ê 路中央，所拄著 ê 濟濟空縫。

逐禮拜，我著兩改坐／關佇普悠瑪列車內面。上北，是早起時彼粒光 iànn-iànn ê 日頭；落南，是迎接滿天 ê 暗雲。臺南、臺北 ê 往復，眠永遠攏補袂轉來，除起

離開車頭猶無遠 ê 所在，窗外 ê 景緻若像毋捌相全。準講三不五時會拄著慢分，烏暗 ê 磅空猶是真緊就會 nng 過。搖搖擺擺，懨神懨神，車內所看 ê 每一幕攏是瞬間，無法度掌握；總--是，常在是佇有光 kap 暗影、無接繼 ê 斷片中間，我繼續「眠夢」，夢中，我看著過去，mā 看著未來。